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北夢瑣言 第十一卷

張直方譽裴休

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，西班牙僑勳臣也。好接賓客，歌妓絲竹，甲於他族。與裴相國休相對，相國始麻衣就試，執金慕其風采。裴因造謁，執金款待異禮。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，朝賢訝之，相國恐涉雜交，不遑安處，自是不敢更歷其門。執金頻召不往。或曰：「裴秀才方謀進取，慮致物譽，非是僂蹇。」一日，又召，傳語曰：「若不防及，即更奉薦。」裴益悚惕。

薛侍郎紙裏鷓鴣

唐薛昭緯侍郎，恃才與地，鄰於傲物，常以宰輔自許，切於大拜。於時梁太祖已兼四鎮，兵力漸大，有問鼎之心，速於傳禪。薛公銜命梁國（一作「園」。）。梁祖令客將約回。乃謂謁者曰：「大君有命，無容卻回。」速轡前邁，既至夷門，梁祖不獲已而出迎接，見薛公標韻詞辯，方始改觀。自是宴接，莫不款曲。一日，梁祖話及鷹鷓，薛公祇對，盛言鷓鴣之後。梁祖欣然，謂其亦曾放弄。歸館後傳語送鷓鴣一頭。薛生致書感謝，仍對來人戒僮僕曰：「令公所賜，真（一作「直」。）須愛惜，可以紙裏安鞵袋中。」來人失笑。聞於使衙。

進士團所由倒罰崔狀元

唐進士崔昭矩為狀元，有進士團所由，動靜舉罰。一日，所由疏失，狀元笞之。逡巡，所由謝伏（一作「仗」。），於階前，對諸進士曰：「崔□五郎不合於同年前面，瞋決所由，請罰若干。」博陵無言以對。

程賀為崔亞持服

唐崔亞郎中典眉州，程賀以鄉役差充廳子，其弟在州，曾為小書吏。崔公見賀風味有似儒生，因詰之曰：「爾公讀書乎？」賀降階對曰：「薄涉藝文。」崔公指一物，俾其賦詠，雅有意思。處分令歸。選日，裝寫所業執贄，甚稱獎之，俾稱進士，依崔之門，更無他岐。凡二□五舉及第。每入京，館於博陵之第，常感提拔之恩。亞卒之日，賀為崔公縗服三年，人皆美之。

高太尉駢請留蠻宰相

唐南蠻侵軼西川，苦無亭障。自咸通已後，劍南苦之。牛叢尚書作鎮，為蠻寇憑陵，無以抗拒。高公自東平移鎮成都，蠻酋猶擾蜀城。掌武先選驍銳救急，人背神符一道。蠻覘知之，望風而遁。爾後僖宗幸蜀，深疑作梗，乃許降公主。蠻王以連姻大國，喜幸逾常，因命宰相趙隆眉、楊奇鯤、段義宗來朝行在，且迎公主。高太尉自淮海飛章云：「南蠻心膂，唯此數人，請止而鳩之。」迄僖宗還京，南方無虞，用高公之策也。楊奇鯤輩皆有詞藻，途中詩云：「風裡浪花吹又白，雨中嵐色洗還青。江鷗聚處窗前見，林犬啼時枕上聽。此際自然無限趣，王程不敢暫留停。」詞甚清美也。

夏侯相以術而疽

唐相國夏侯公孜，富貴後得彭、素之術，甚有所益。出鎮蒲中，悅一娼妓，不能承奉，以致尾閭之泄，因而致卒。有夏侯長官者，本反初僧也，曾依相國門庭，亂離後，挈家寄於鳳州山谷，尋亦物故，惟寡妻幼子而已。夏姬獻此術於節使滿存，相公大獲濡濟。其子名籍，學吟詩，入西川依托勳臣，為幕下從事，時人號為「夏侯驢子」，乃世濟其鄙猥也。僕聞之於強山人甚詳，亦嘗與籍相識。籍子婿羅嶠與僕相知，亦多蓄姬妾，疑其染夏氏之風。然夏侯長官者，得非相國之師乎？

張金吾威勢取術

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，一旦開筵，命朝士看干水銀，點制不謬。眾皆歎羨，以謂清河曾遇至人。良久，張公大笑曰：「己非所能，有自來矣。頃任桂府團練使，逢一道士蘊此利術，就而求之，終不可得。乃令健卒縛於山中，以死脅之。道士驚怕，但言藥即多獻，術則不傳，唯死而已。由是得藥，縱其他適。今日奉呈，唯成丹也，非己能也。」

蔡叟虛誕（何法成附。）

唐高駢鎮成都，甚好方術。有處士蔡叟者，以黃白干之，取瓦一片，研丹一粒，半途入火，燒成半截紫磨金，乃奇事也。蔡生自負，人皆敬之，以為地仙。燕公求之不得。久而乖露，乃是得藥於人，眩惑賣弄，為元戎笞殺之。

王先主時，有何法成者，小人也，以賣符藥為業。其妻微有容色，居在北禪院側。左院有龕衲者，因與法成相識，出入其家，令賣藥銀，就其家飲啖而已。法成以其內子餌之，而求其法，此僧秘惜，遷延未傳。乃令其妻冶容而接之，法成自外還家掩縛，欲報巡吏。此僧驚懼，因謬授其法，並成藥數兩。釋縛而竄。法成聞此術以致發狂，大言於人，誇解利術。未久，聞於蜀後主，召入苑中，與補軍職。然不盡僧法，他日藥盡，遽屬更變，伶俚而已，偶免謬妄之誅也。彭韜光者，與何生切鄰，兼得其事，為余話之。

申屠別駕術禍

高駢鎮維揚，有申屠別駕懷至術，為呂用之譖毀，一旦作竄。燕公命吏齋長限牒所在尋捕，至襄州禪院中遇之，擒得申生，寄襄獄繫維。申生告獄吏，要見督郵韋公。吏以告之。韋遽面見，屏人曰：「某身上有化金藥欲獻元戎劉公巨容，可乎？」韋審之，遂非時入謁，因得道達，點瓦半葉以呈之。劉公歎訝，乃虛以叛獄而匿之。僖皇在蜀，降天使至峴山，即田令孜弟也。劉公乘醉將藥金誇銜於中使。中使回，聞於田中尉。洎劉司空朝覲行在，與申生偕往，藏隱此人，不令他適。田軍容銜之，於導江莊加害，劉、申皆不幸也。有一子號申司馬，居朗州，尚存點汞藥在身。荆南節判司空董太監得申生四粒藥，點四汞，奉一百千，以慰好奇之心也。（王蜀時，有一士著綠布衫，常在街衢，仍棲逆旅。巡使蕭懷武欲求其術，堅確不與，遂於馬院打殺之。蓋不能任持所致也。）

宗小子藥妖

唐世長安有宗小子者，解黃白術，唯在平康狎游，與西川節度使陳敬微時游處，因色失歡。他日陳公遭遇，出鎮成都，京國亂離，僖皇幸蜀，宗生避地，亦到錦江。然畏穎川知之，遂旅遊資中郡，銷聲斂跡，惟恐人知。寓應真觀，修一爐大丹未竟。宗生解六壬，每旦運式，看一日吉凶。無何失聲，便謀他適，走至內江縣。穎川差人吏就所在害之。所修藥道士收得，傳致數家，皆不利人，莫知何也。

李璧尚書戮律僧

唐李璧尚書出鎮東川，有律僧（忘其名。）臨壇度人，四方受具者，奔走師仰，檀施雲集。由是鞅掌，嗜慾之心熾焉。一旦發露，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，殆一百四□五人。八座戮之。葆光子嘗見同僚王行軍說：「幽州有壇長，近八□歲，即都校之元昆也。每歸俗家，以其衰老，令小青扶持，因而及亂，遂要反初，以青為偶，乃謂偶曰：『平生不謂有此歡暢，悔知之晚也。』軍府怪而笑之。」僕有門徒僧，不欲斥其名，經論甚博，未有乖露。他日預臨壇之列，尼輩參請，號曰依止。自是醜聲盈耳，亦不以為恥。嗚呼！如來制戒，為入道之門。苟非其人，反為聚淫叢藪。信乎道不虛行也！

崔元亮降雲鶴（趙駕仙梁威儀附。）

唐崔元亮，曾典眉州，每公退，具簡履以朝太上，焚精至，不捨晝夜。嘗於州衙開黃籙道場，為民祈水旱疾疫而已。散齋之晨，必降祥雲鸞鶴，州民咸睹。（亮典湖州，修齋，亦降仙鶴，太白為贊。）至今，眉州每歲設黃籙齋，凡執（一作「職」。）事軍校及茶酒廝役祇承，皆知齋法次第。道士羅昭然壽一百一□三歲，預崔牧之齋席，跨驢出街，墜驢而腳在鏡內，因拖曳而死也。

又王蜀時，玉局觀道士趙駕仙、上官道士（忘其名。）住青城山，修齋入壇行法事，其廝僕臥而驚魘，問師何在。人問之，乃曰：「適見四人著緋，自天而下，曳二道士於壇前，鞭背二□。」問者止之，令勿言。比趙駕仙與上官道士相次患發背而斃。又有何景沖作道門威儀，好食蒜，上壇行法事，時有蒜氣。後於青城修齋，度江，船覆溺死。斯蓋罔道不恭，為天罰也。

成中令鎮荆南，請道士梁威儀行法事，俯伏奏章，頓首存想，因之不起，乃醉睡也。成公斥之，毀廢道場。斯亦何、趙之流也。大約荆、湘僧道赴齋，皆恣洪飲，俚人不以為非。欲求降鑒，安可得也？

關三郎入關

唐咸通亂離後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，家家恐悚。罹其患者，令人寒熱戰慄，亦無大苦。弘農楊毗挈家自駱谷路入洋源，行及秦嶺，回望京師，乃曰：「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。」語未終，一時股慄，斯又何哉？夫喪亂之間，陰厲旁作，心既疑矣，邪亦隨之。關妖之說，正謂是也。

愚幼年曾省故里，傳有一夷迷鬼魘人，閭巷夜聚以避之，凡有窗隙，悉皆塗塞。其鬼忽來，即撲人驚魘，須臾而止。

希慕求進

唐自大中後，進士尤盛。封定鄉、丁茂珪場中頭角，舉子與其交者，必先登第，而二公各二□舉方成名，何進退之相懸也！先是，李都、崔雍、孫瑄、鄭嶠四君子，蒙其盼睐者，因是進升。故曰：「欲得命通，問瑄、嶠、都、雍。」葆光子曰：「士無華腴寒素，雖瑰意琦行、奧學雄文，苟不資發揚，無以昭播，是則希顏慕蘭、馳聘利名者不能免也。」

垂血淚

唐進士殷保晦、妻封夫人，皆中朝士族也。殷公歷官臺省，始舉進士時，文卷皆內子為之，動合規式，中外皆知。良人儻疏放，善與人交，未嘗以文章為意。黃寇犯關，夫妻遭難。初，封夫人就刃，殷公失聲，雙血被面。其從母為尼，親見其禍，泣言於姻親。愚於殷之中表聞之，方信古人云：「淚盡繼之以血。」哀痛之極也。

心疾不妨文章（李氏子附。）

唐世劉崇望弟兄五人，內四人皆登進士第，仕至將相丞郎。其元昆崇彝不及第，官至省郎。生五男，每院各與一人為後。崇彝留一男，少有才思，一旦心疾，唯染翰草制誥，褒貶朝中卿相，咸摭其實。骨肉間懼聞於外，旋取燼之。宛為掌誥之美，竟廢於時。

鄙夫蜀鄉，與前簡刺李詠使君有分。隴右有一子，年□四，掌握管草詞，指揮天曹地府陰隙之事，落翰如飛。家君憂懼，亦苦戒之。此子乃曰：「但為我父，勿預我事。」他日墜井而死。心為靈臺，既嬰風恙，而才思倫序，斯又何哉？